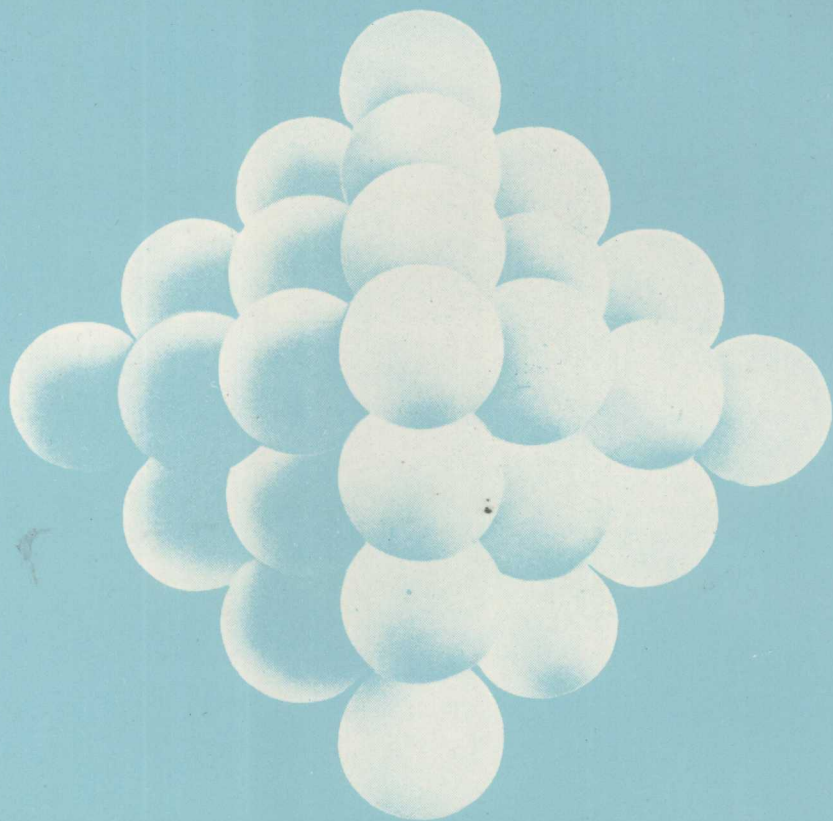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貴姜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85 刊叢學文新國中

姜 貴 自 選 集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姜貴自選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85

著者：姜貴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雅江街26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一三號地下室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一五〇元
平裝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自傳

我於民前四年（戊申）陰曆十月初十日晚上約八點鐘出生於山東省諸城縣相州鎮的一個王姓之家。父諱鳴珂，字佩軒，漢醫兼爲藥商。母苑氏，閩諱瓊娥，同縣石家埠人，出生於民前二十一年（辛卯），嫁吾父時，年僅十五。生我的那一年，她十八歲。她姓苑，來台後，被戶籍人員誤記爲苑，不許改正，甚覺愧對慈母。

伯父鳴韶公，字契軒，就讀高密德國學堂，爲同盟會會員。辛亥，參加諸城起義，爲清軍所殺。同時被難者三百餘人，叢葬於諸城北郊。這是另一個地方的「黃花崗」，惜其名之不彰而已。

伯父死事之年，僅二十五歲，遺下伯母高密任氏，無子女。我經她選擇，立為嗣子。北伐成

功，定都南京，中央眷念先烈遺族，曾由中央撫卹委員會決議給予卹金。錢還是小事，我們一家人所欣幸的是，嗣父殉國事蹟，終於列入了開國文獻。對於他的身後，我們所能做的，說來慚愧，不過如此而已。

民國十年到濟南讀中學，以後轉學青島。十五年和別的幾位嚮往革命的青年一路跑到廣州去。第二年在漢口目睹了「寧漢分裂」，即共黨所謂之「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這一年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關鍵的年頭，由「寧漢分裂」而「南昌暴動」，而「井岡山聚義」，毛澤東漸漸出頭，漸漸站起來了。

十七年冬天，我在上海認識了嚴雪梅小姐，爲上海聞人嚴九齡先生之猶女，寶隆醫院護士，能操德語，與我同屬安立甘教派的教徒。第二年五月，在愛文義路聖彼得堂結婚。她比我大兩歲。我們曾經長期同住在西藏路（後改虞洽卿路）的「爵祿飯店」，隔一條馬路那邊是著名的跑馬廳。這是我們夫婦生活中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歲月。這一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那是幼稚的習作。

「九一八事變」後，我到北平去接受大學教育。二十四年供職津浦鐵路，在徐州工作。此時日本軍閥侵華日亟，而我的生活環境正靡爛不堪，於是我寫了一部中篇「突圍」。我希望我能突破包圍我的那個腐化的生活圈子，而我的國家也能突破日本軍閥的圍困。

二十六年中日戰起，我將我妻安置在重慶以後，自己便投入軍中。從此，八年之間，一直在豫鄂皖邊區一帶工作。中間一度擔任戰地視察，一個人徒步旅行，由鄂北沿桐柏山脈，越過已被拆毀的平漢、淮南鐵路，到達南京對岸的浦口郊外。往返七閱月，寫成一本小書叫「江淮之間」記沿途見聞。

二十九年冬間，我妻由重慶來，夫婦得在戰時團聚。第二年，她生下第一個男孩，這時我們結婚已經十二年了。

對日戰爭勝利時，我是湯恩伯將軍總部的一員上校。我在上海退役，轉業銀行，嗣又經商。三十七年十二月舉家來台，住在臺南，繼續經商。次年大陸變色，使我深感國破家亡的痛苦。又次年經營失敗，資金盡虧之外，還欠下許多債。爲這些債務，我被訟經年，終告無事。

沒等官司打完，我一家生活早已陷於絕境。這是我有生以來初嘗貧窮的味道。這個味道不好，我却同它結了不解之緣。費盡心機，作種種努力，就是擺脫不掉它。

四十年九月，我開始寫「旋風」，於次年一月六日脫稿。這部稿子一直不能印成一本書，在幾近六年之後的四十六年十月，始改題書名曰「今禱机傳」，自印五百冊，分贈各方，以便保存。又兩年後，以吳魯芹先生之推荐，獲台北美國新聞處協助，恢復原名「旋風」，正式出版問世。此後，我又以十六年的武漢爲背景，寫成一部「重陽」。這是「旋風」的一個姊妹篇，都旨

在探究共黨何以會在中國興起。「旋風」重農村，「重陽」重都市，是其不同而已。

「重陽」於五十年四月借用某出版社名義，自費出版。同年七月，吾妻去世。她於四十二年因腦溢血導致半身不遂，臥牀不起者已經八年。她是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人，身為護士，一生都在分擔別人的病苦。人皆有死。對於她的死，我不遺憾。祇是覺得，讓她承受如此其長期的沈疴折磨，實在太不公平。此事須問上蒼，可惜上蒼永不解答疑難。

五十四年多，我由台南移居台北，先後在中央電影公司任駐會編審委員六年，國際關係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一年。這些都是掛名差事，收入極微，無補於生活問題之解決。為教養兒輩成人，祇得以寫作為業。我對此最無興趣，故深以為苦。就漸漸得了一種叫做 *Writer's Block* 的毛病，不能寫了。

六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我離開一住十年的台北，移居中部休養。大約十個月後，病好了。因生活費用無着，就又恢復寫作，一連氣出了花落蓮成、蘇不纏的世界、雲漢悠悠、白棺、曲巷幽幽，加上這本曉夢春心，大小一共六部小說。

至今為止，我的健康情形良好。人過七十，再沒有什麼好想的，心倒定了。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因此，我大約還要寫下去。寫到哪天為止，那就「天曉得」了。

在政治上，先嗣父鳴韶公為同盟會會員，又是辛亥烈士，開頭我已說過。我的孩子們也都是

中國國民黨黨員，他們是什麼時候、怎麼樣加入的，連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十三年改組」時以一個中學生身分入黨的，北伐、抗戰都親身參與。所以我家已經是三代國民黨。中間「改造」之時，適巧我因經商失敗涉訟，以致耽誤了「歸隊」。以後我又重新入黨爲新黨員。這點過節，我所損失的是多年的黨齡，而不是個人的政治立場。因此，我亦心安理得。

五十八年六月我曾爲「旋風」的英譯本寫過一篇自傳，其中文原本收在拙作雜文「無違集」內，幼獅版。現在，印在「曉夢春心」裡的這篇自傳，就是節錄那篇，又略加補充而成的。

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姜貴自傳於霧峯雲燕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

從七七抗戰到現在，時間已經快够兩年，戰事一天比一天激烈，戰場一天比一天擴大，災害加深，和平無望。然而中國人認了，也忍了。我就是不服輸，看你日本軍閥冥頑不靈，胡塗橫行到幾時！

也有一種人沒有這股堅忍不拔的勁兒，確認「日主支奴」的形勢已經不可能改變，心安理得地做亡國奴了。這種人屬於絕對的少數，他們是漢奸！

有趣的是和漢奸居於相反立場的堅決抗戰的人，並不叫「漢忠」。因為忠是常態，除非有異乎尋常的特殊功勳，便用不着另上「尊號」，那原是他的本分麼。好比人就是人，根本沒什麼好稀奇，但等到有個人一下子變成狗或是變成豬了，那就值得另眼相看。譬如北洋政府的賄選議員被「謚」爲「豬仔議員」，就是一個例子。假如他不賄選，祇是議員而已，就頂不上「豬仔」這個名兒了。

現在，千千萬萬的常態大小人物，就中單表一個姓林名總，連名帶姓合起來叫「林總」的青

年。

林總屬於軍醫署第二十五外科手術小組，是主任王枚的得力助手，大家都叫他「林醫官」，連王枚主任也這樣叫，他也這樣答應。其實他並不是醫官。他的真正官銜是中尉組員，主管開刀器材的消毒和保管。戰時，醫療人員和藥品器材同樣缺乏。因此，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王主任不得不教他也操刀，做簡單的小手術。他祇是醫科剛修完三年的一個學生，醫學知識有限，完全沒有臨床經驗，當然事先王主任訓練過他，他也實在看得多了，憑他的專心和聰明，小手術居然一開頭就做得不錯。做多了，大家就把他叫成是醫官了。

這在戰時，根本是不足為奇的事情。專才不夠，有些人就祇好勉為其難。譬如王枚主任，他原是個婦產科醫師，外科手術，非所擅長。但國家需要他，他也就義不容辭地「改行」了。不是說戰場上的外科，祇是挖挖子彈，剔剔碎片，手啦腳啦，該鋸的鋸掉，包包紮紮，沒什麼了不起，有些手術還是非常複雜，極不好做的。除非你不動筋腦，不真關心，不負責任。

有些手術，限於物力人力，可以做得好而做不好，以致傷患成為殘廢或送掉性命的時候，王枚主任常常含着兩泡眼淚，悽然說道：

「是我對不起他！」

假如有人說，「你已經盡其所能了，你沒有對不起他，你用不着自疚。真正對不起他，欠他

一命的是日本人。」

「是日本軍閥，不是日本人。」王枚主任一定會說，「要分別清楚，那不一樣。記得民國初年，我們也有北洋軍閥嗎？拿他們的作爲說成是中國人的，不是侮辱中國人嗎？現在，我們是對日本軍閥作戰，不是對日本人作戰。」

可惜這樣的義理分明，太過冷靜，太過理智，爲被欺凌的中國人的感情所難以接受。王枚主任有點寂寞，也就常說：

「兩民族的世仇不解，最後一定是兩民族之禍，而非兩民族之福。」

他常常勉勵林總，以如師如長的口吻，說：

「總要常常想到我對人虧欠了什麼，儘量儘量地彌補，實質的以至於內心的，不要拿它不當一回事。同時，千萬不要老想着人虧欠了我什麼，你老那麼想，你就會有一股不平之氣，於是你不安寧了。」

這般說話，倒像一個傳教的老牧師，但王枚完全不是。他悲天憫人，却生活得自自然然，一點沒有矯揉造作，吸煙飲酒，偶亦逢場作戲，總是有說有笑，平易近人。這大約就是他肯把業務繁忙的診所關掉，把老婆孩子撇在上海，間關萬里，一個人跑到大後方來爲國軍效力的緣故了吧，定進是的。

「醫科讀了剛够一半，尚未定型的林總，在爲人方面可能受他的影響。林總心甘情願地接受這種影響，私下裏常說：

「主任，跟你作事，做你的部下，真正是我的運氣。你是我的上司，是我的老師，又是我的長輩。」

王枚笑了，搖頭說道：

「就怕我不配。擺在眼前裏的事情，我不說你也知道。對你，最重要的是趕快讀完醫科了。你另有老師，我這種老師對你沒有用處，你不要也罷。」

「一樣都是我的老師，主任，就算你栽培我吧。至於醫科，我已經決定，等打走了日本軍閥，國家強盛了，年頭太平了，我再去讀完它不遲。現在，我還做我的冒牌醫官，倒比啃書本實用也實惠得多。」

兩個人總算志同道合，一切以打日本把它趕走爲先，所以雖然年齡差着一大截子，倒也相處得來。

從開年以來，小組奉命駐在豫南，支援豫鄂邊區幾處後方醫院。假如前線開火，有傷患，小組是支援野戰醫院的。現在，前線沉寂無戰事。

林總看準了這個難得的機會，和王枚主任打商量，他想請兩星期的事假到宜昌去一趟，把滯

留在重慶的胞妹林慧媽接過來。王枚已經答應給慧媽在小組裏補一個名字，實際管理器材，林總就好專做他的「醫官」了。

原來小組的編制祇有五個人，上校主任一，醫官一，組員一，勤務兵一。醫官這兩個缺是少校或中校，一直空着，因為找不到人幹，這要醫科畢業的正式醫師才有資格。把這兩個空缺活用，補個小官進來，是沒有問題的。

但王枚認為祇是林總請假的時機不對，他說：

「麥收就在眼前了。敵人可能出來騷擾，破壞我們的收成。別看前線沉寂，敵軍的機動性大，說到就到，不可不防。」

「舍妹已經有信，說就在這幾天到宜昌。我不趕了去接她，讓她撲個空，她一個女孩子，教人怎麼放心呀！」

不放心妹妹，林總說的是實情；急於見妹妹，聽聽家鄉的消息，老父慈母，妙玲表妹，這都是他特別掛念的，這也是實情。

「我託軍醫署的朋友轉個電報給她，請她不要離開重慶，至少等過了麥收再定日子。」王枚也顧慮得周到，「她盤纏有沒有問題？送電報給她的時候，順帶送錢給她。大約一個月，你再耐心等一個月，這總行吧？」

王枚主任怎麼說也是林總的上司，上司不准假，理由正大；就私而言，又照顧備至，一點也沒有拿他當外人，林總這就不好非堅持請假不可了。但請假不獲准，完全意外，却使他失望透頂。一時彷彿天地黯淡，萬念俱灰，不知所可了。心裏一急，竟然擦眼抹淚地哭了起來。

王枚看在眼裏，未免搖頭，不以爲然。好一會，才無可奈何地嘆口氣說：

「也難怪你。你到底還小，不脫孩子氣，意念一動，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你急於要見的是你的妹妹麼，好吧，我准你假了。准是准了，到了宜昌，你能早回來，最好早回來，不必一定等兩星期假滿。你聽見了？」

「聽見了，聽見了。謝主任。我知道你會成全我的。謝主任。接到舍妹，我一定帶她立刻回來。主任放心。謝主任。」

說着，擦乾眼淚，早已高興地裂着嘴笑了。

於是王枚也跟着他作個苦笑，心不在焉地說：

「一路平安，早去早回。」

祇是第二天傍晚，林總已經由豫南趕到鄂北，順漢水東下，到達了樊城。凡讀過三國演義或是熟悉平劇三國戲的人，該沒有不知道襄陽和樊城的。對日抗戰前，襄陽是一座寧靜、整齊、雄偉而富裕的古城，民風純樸。迤南二十里有隆中，相傳爲諸葛亮之故居。

漢水由襄陽轉而南行入江，是爲襄河。與襄陽隔河對峙者爲樊城，樊城祇是沿河狹長的一條街，一個商業運輸的集鎮而已。以襄樊對稱，等於小巫之與大巫，根本不配。

林總來樊城，是想搭一部軍用卡車到宜昌去。沿襄河西岸有條公路沒有破壞，但民用客貨運輸早已停止，祇有軍車可通，但亦少有，成爲一個稀罕物兒。所以戰時卡車司機沒有不大發其財的，所至之處，都置有小公館。因戰爭而破產的中產階級的千金小姐，以嫁爲卡車司機的小妻爲榮，因爲祇有這個機會還能延續她千金小姐的生活。戰爭的改變力量之大是無與倫比的，山形水勢，以至人倫道德，互萬古而不磨的，戰爭都能使它大翻個兒，轉瞬之間使貧富易位，貴者賤而賤者貴，即便是神仙也無從捉摸，無從猜測。卡車司機之爲新興王侯，不過是萬千中之一端而已。

林總趕到樊城來，就爲想搭一輛這樣的便車。他破着花錢，祇要司機開價，再貴都成，因爲這是唯一的現代交通工具了。除此之外，則祇有走劉備當年那條老路，經當陽長坂，翻山越嶺，一路步行。那是一個疲勞的坎坷長途，在今天，不是萬不得已，沒有人願意嘗試。

當天到樊城，登岸，住進旅館之後，已是萬家燈火。街上，熙來攘往，一片繁榮。林總想着，今天晚了，明天早上再去打聽車吧，也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旅館，便上床睡了，却久久不能成寐。

大窗子外邊，數丈懸崖之下，便是有名的漢水，浪淘盡千古多少風流人物，襄樊是從來的爭戰之地。林總起身，推窗而望。天上新月如鉤，繁星點點；下視江流滾滾，不舍晝夜，而大街上已經寂然無譁。他沒有感慨，但不勝其離愁。不因外侮侵凌，今天我怎麼也來不到這裏，他想家了。

他家世居在五峯山前，良田數百畝，佃給人家種着，生活無虞。五峯山後，便是黃海，背山面海爲一漁村，漁民數家，都姓桓，原屬一個祖先。林總直到讀高中，每逢暑假，還天天翻山過去，到桓村的海邊上玩。寒假，海上風大浪高，比較山前要冷得多，但林總還是天天都去。

爲這件事情，說他說得最多的是他娘了。「你在家裏，暖和和地呆着，幹點什麼不好，偏要爬山到海邊上去挨凍！」

「我鍛鍊身體麼。爬山，抗寒，我要變得像個鐵打的金剛。」

「你現在還不就是個鐵打的金剛，還要怎麼樣子金剛？」

「我要把鐵的練成鋼的，我是個純鋼金剛。」

妹妹慧媽一旁聽得熱了，興奮地大聲說：

「好極了，哥哥，你做男金剛，我做女金剛，以後我跟你去，一趟都少不了我。」

「那可不行！」

「爲什麼不行？」

「爹和娘一定怪我，都是我把你帶壞了的。你去，一定連累我也去不成，那你是何苦！」

林總原本還要說，「就憑你，五峯山一個來回，海風一吹，你不躺上一個月也下不了床。你不要充好漢了！」但怕這樣一說，反而激了她，一定爭氣要去，反而不好，就把這句話省了沒說，却祇顧望着他娘。他娘不理會他，把臉一板，就專門對付女兒了。

「慧媽，你知道我從來不說玩話。我和你說明白，你要是翻山去了桓村，我也一定拉着你爹兩個人一路翻山去桓村。我說一不二，沒有人能勸得住我。」

「娘，那怎麼成哪。你一雙小腳，爹又那麼老了。」

「你裝胡塗！」她娘厲聲說，「我們哪裏是去爬山看海，我們是去尋死呀。生了個任性不聽話的女兒，還是死了的好！」

「娘，幹麼你生那麼大的氣，我不去不就完了嗎？哥哥去得我去不得，這就是你的公平！」

「不錯，男是男，女是女，男女有別，這就是我的公平。」

不想一時高興，碰了恁大一個釘子，而她娘一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疾言厲色，慧媽氣得跑回房裏哭去了。

林總看不過眼去，忍不住說：